

40小时定网瘾是一场商业阴谋

□本报观察员 赵勇

我向来不知道,上网也能上出病来。但现在,我已经开始怀疑自己这种简单的想法,因为据说每周上网超过40个小时就算是染上网瘾了。再联想到之前北京军区总医院推出的“网络成瘾诊断标准”将网瘾归为精神病行列,我更是毛骨悚然,觉得自己病得不轻,而且还是治起来相当复杂的精神病,恐怕是电击疗法都搞不定的。极端恐惧之下,我四处看了看,原来网上已经吵成一片,绝大多数网民都跟我一样,对“被网瘾”很是恼火。

从去年的“网瘾诊断标准”到现在的“网瘾诊治标准”,对网瘾的争论始终未休,而这一医学问题的背后则是网瘾治疗的一笔经济大账。中国有两亿多网民,这该是多么巨大的刚性需求啊。“被网瘾”的网民很郁闷,他们说“哥其实上的不是网,是寂寞”;那些摩拳擦掌的网瘾诊治机构呢,他们可能在偷笑——傻了吧,我们盯着的也不是网瘾,是钞票!

“每周40小时”的网瘾标准

8月25日,多家媒体报道了同一条新闻,报道称,今年初卫生部委托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和中南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负责制定的网瘾、酒瘾的界定标准和诊疗规范,很有可能年底前就要出台,中南大学五人专家组成员之一的高雪屏博士表示:“初步认定每周上网40小时以上即可认为是网瘾。”而且不管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都“一律适用”。虽然,28日有报道称卫生部官员回应:该报道不实,高雪屏也不是卫生部专家组成员。但“每

周40小时”网瘾标准已经是一颗被引爆的炸弹,搞得网上硝烟四起。

“被网瘾”是网友们最异口同声的感受,很多网民掰着手指头算来算去,每周的上网时间都在40个小时以上,这个网瘾患者,看来是当定了。在天涯论坛上,声讨网瘾标准成了焦点中的焦点。网友“kangkae”发帖说:根据时间来判断网瘾本来就是一个错误,不晓得又是哪个“砖家”发明的。网友“额配”则戏称:吸烟有害健康,为什么就没个烟瘾标准呢?苏州网友“fireyu”更有创意,他认为这个标准“很好,很强大。IT业的所有人,都是网瘾患者。作为一个网络工作者,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是否可以申请工伤?”

当然,也有网友敏锐地注意到了“被网瘾”背后巨大的经济利益。在百度贴吧上,有网友指出:40小时标准一出,戒网瘾中心可是从此走上致富路了。全国有这么多“被网瘾”的人,这是多大的一个市场。8月26日的《检察日报》发表了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皮艺军教授对网瘾治疗的看法,与网友的担忧不谋而合。皮艺军教授认为,一些治疗机构对网瘾的描述往往会产生妖魔化的效果,有些机构希望这种妖魔化可以给他们的治疗带来更多效益、更多市场。而为妖魔化网瘾作注脚的,则是广西网瘾少年在“网瘾训练营”被殴打致死的悲剧。

“被网瘾”,到底谁有病?

一夜之间,很可能有几亿人要“被网瘾”。有专家指出:如果强推“40小时以上”的标准,将会使8成网友被错列为网瘾者。是网民真的有病,还是一门心思要推网瘾诊治

标准的“砖家”们得了强迫症?

《信息时报》8月26日刊登了一篇文章《强推“网瘾标准”也是一种病》。作者指出:在日本沿用了近80年的“老年痴呆症”,因为“痴呆”一词含有轻蔑含义,而改为“老年认知症”,而“瘾”本身表达更多的是一种贬义。由此看来,把部分人群对网络的依赖特征简单地定性为“网瘾”也是不妥的。

8月27日的《华西都市报》则刊文指出:“被网瘾”是制定标准者的“懒政”。作者分析道:人们“被网瘾”的症结是标准制定者“量化”思维的泛滥。许多问题本来应视具体情况综合诊断,没什么定量依据,但为了方便定性,标准制定者总会制定出量化指标,然后对号入座。

同一天的《武汉晚报》则发表文章指出:当下如此庞杂的戒网瘾产业,标准确实急需。但光靠那几个专家来制定标准,恐怕是件很不靠谱的事情。

更有意思的是8月27日《华商报》发表的一篇评论,标题是“孩子们,把爸妈送去戒网瘾吧”。作者说:很多人认为,制定网瘾的标准主要针对孩子,我看倒是针对成年人的,他们工作中要使用电脑,依此标准更容易患网瘾,所以,最大的网瘾群体来自成年人。父母爱孩子,孩子也爱父母啊,要不要把父母送去戒网瘾?让父母也试试电击的滋味?看那些网瘾标准如何荒天下之唐。

一条若隐若现的网瘾利益链

实际上,“被网瘾”已经不是一个医学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

8月25日的《新文化报》以《恐怖戒网瘾,失控摇钱树》为题报道了国内网瘾戒除机构的生存状

态。基本情况是:戒除网瘾目前已经成为了一个拥有300多家机构、规模达数十亿元产业。戒除“网瘾”的方法则主要是靠打针、电击,还有魔鬼般的集中训练,而戒除“网瘾”价格不菲——每个孩子每月要交6000元!这些收费,又是没有任何标准的,说多少就是多少。可以想象,如果八成网友都“被网瘾”了,会有多少个戒网瘾机构笑得合不拢嘴。

8月26日的《大河报》以《40小时网瘾标准是场商业阴谋吗》为题发表了一篇评论,进一步剖析了“网瘾标准”背后的利益链条。作者认为:现在真正要重视的,是一些人过度开发网瘾市场的现象。如山东临沂的戒网院,“广州励志青少年成长辅导中心”南宁培训机构等,它们已堪称社会公害。作者最后提醒有关部门,不要被网瘾阴谋论和那些等着抢钱的网瘾戒除机构所利用,更别搞出了一套赔笑后世的可笑标准。

8月27日的《南方报网》也发表了观点类似的评论文章——“40小时网瘾标准,利欲挖下的一口陷阱”。作者惊呼:我国“网瘾青少年”已达1300余万人,戒除网瘾亦悄然形成了可供数百家医疗机构瓜分的数十亿元产值的产业蛋糕,急急推出“网瘾治疗标准”,是为了制造出那么大一坨敛财的机会!

“网瘾标准”是一场商业阴谋吗?如果这就是真相,那将是难以接受的残酷——一场商业阴谋,居然可以披上这么“民生”的外衣,居然可以通过权力强行实现,这是多么可怕!但愿所谓的“网瘾诊治标准”,只是“砖家”们搞的一场行为艺术,惊悚过后,大家各自上网,怀着“原来我没病”的欣然各自洗洗睡,而不是哪一天莫名其妙地被电击了。

【光膀权】

据凤凰网本周报道,八月二十三日,美国洛杉矶的一些女士们聚集在一起举行裸身游行,要求与男人们享有同样的在公共场合赤裸上身的权利。这里要求的光膀权相信男性公民多无异议。

【穿脱拉板儿的卡夫卡】

语出评家解玺璋新近文章,上为该文标题。文章介绍剧作家过士行。文中解师历数自“棋人”到“鸟人”到“哲人”的衍化过程,现在的过士行已然一位穿脱拉板儿的卡夫卡。

【聪明水】

亦称“纳米油漆”。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英国多座教堂正利用纳米技术对抗出没过教堂屋顶偷涂金属饰品的“飞贼”。

报道说,“聪明水”在特殊紫外线仪器下可见。在教堂顶部涂抹上“聪明水”,就好比给教堂屋顶涂上一层“纳米油漆”。借助这层肉眼看不见的油漆,“飞贼”作案的一些线索可被记录。

【我知道自己迟早要向你求助】

语出读者Sin写给作家连岳的求救信。

令人意外的是,Sin笔下的求救信在苦水倒尽后,居然以磊落幽默好心情收尾:“希望连首长指点我军的下一步作战方案,因为我军实在是把握不了敌情啊!”在我看来,这磊落风趣本身也是对“连首长”莫大褒奖。其间有温煦人性,坦荡勇敢乃至狡黠谋略。

【文凭供应商】

语出评家熊培云本周时评《你可曾听说过亩产两万斤文凭?》。文中熊师就“公教学历”发表评论:

“《中国青年报》曾报道,据一位参加过研究生班‘学习’的官员透露:‘地方政府掏钱请一些大学办研究生班,根本不用考试,学员也不必操心学费,全由公款解决。’正因为如此‘官学联动,互助互利’、‘权力换文凭’,使‘学历大跃进’愈演愈烈,使大学‘亩产两万斤文凭’,异化为彻头彻尾的劣质文凭的供应商。”

【纸质睡衣】

又称“撕不破床单”。法国司法部米歇尔·玛利亚近日表示,为降低法国监狱自杀率,将要求监狱为那些被认定具有高自杀风险的犯人提供特殊的装备用品,包括撕不破的床单、一次性纸质睡衣裤等,以防止他们选择在牢房内上吊自杀。

【她用曾哥的绵羊音嗲我】

语出网友叶子风博文《越禁欲越浪漫》,属剧评。在文首部分,叶师搁置主旨,先是尽情辗转调笑,闲趣横生:“如果不是因为向我约稿的是一位小女生,我是不会看《潜伏》这种国产剧的。她用曾哥的绵羊音嗲我:你就写写嘛,批判它……我经不起嗲,只能含泪屈服了。”

闲笔之文如今日渐稀少,原因复杂。有趣之人向来就少,商业文本按版面算价钱,废话少说主题优先的规更是将闲笔空间压榨殆尽……再者说,一则后发制人的剧评如非确有真知灼见,光靠闲笔怎会收获恁多喝彩?



□8-24-8-30□黄集伟专栏

她用曾哥的绵羊音嗲我

Weekly Quotations

公民声音

Citizens voice

►近日,有消息称云南省拟对进入大理古城的游客征收每人30元的古城维护费,以筹集古城保护资金。

新浪网友:收一百元吧!以免找补。

腾讯网友:听说不是错的地方,冲这30块,我就不去给大理送钱了。

环球网友:你收多少苛捐杂税都可以,我可以不去。

►在重庆乘坐过江索道,如果能出示证明自己是本地人的证件,或是会说重庆话,则收费2元;如果不能证明自己是重庆人,则收费要涨到5元。

新浪网友:这事在美国很常见,像游览好莱坞就对本地人和外地人收费不一样。

搜狐网友:原计划年底前在重庆再设立一家分公司,如此看来,重庆排外倾向很严重,暂且搁置吧。

►最近,关于刘德华的终身大事又被吵得沸沸扬扬,有说百日内完婚的,有说早已结婚的,不一而足。

搜狐网友:结婚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这样装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

新浪网友:藏于背后不等于不承认,也许这是刘天王保护爱人最佳的方式。

腾讯网友:祝福你们!

►8月27日,“大傻”成奎安走完了5年抗癌之路,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搜狐网友:“傻哥”走好!不会忘记你给我们带来的欢笑!永远怀念!

网易网友:希望在天堂的那一方,没有病痛,大傻能够快快乐乐。



漫画 俞晓翔



博斗理由

历史态度的好与坏

袁腾飞对待历史简单粗暴

解玺璋 <http://blog.sina.com.cn/xiexizhang>

我很欣赏袁老师的那一问: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和“朱元璋是个什么东西”有异曲同工之妙。袁老师的母亲不喜欢这一问,觉得有辱儿子的声誉。

我倒觉得,有辱袁老师声誉的不在这一问,而在于袁老师对待历史的简单粗暴的态度。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它不是个好玩意儿,也不是个坏玩意儿,更不是个不好不坏的玩意儿。如果历史仅仅因为我们看待它的“角度”不同,而被分别当成了“好玩玩意儿”、“坏玩意儿”或“不好不坏的玩意儿”,那么,这样的历史还有什么魅力可言呢?我想是一点魅力也没有了,甚至变成了十分令人憎恶的东西。

其实,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在于它并不提供任何现成的答案,不管你的这些答案是不是“最简单的每个人都有的历史常识”,很多时候,“常识如此”,历史的真相却未必如此。

今年37岁的袁腾飞是北京市历史高级教师。今年7月13日-8月11日,他登上《百家讲坛》主讲《两宋风云》,以幽默风趣、敢讲真话的风格受到观众和学生的欢迎,被一些网友誉为“史上最牛历史老师”,《百家讲坛》也因他创下近两年的收视新高。但是在叫好声起的同时,不同的声音也同样响起。

为袁腾飞的历史态度叫好

沈浩波 <http://blog.sina.com.cn/shenhaoblog>

袁腾飞的历史观是开放的。一个民族的强大需要开放的历史观,只有开放的历史观才会带来开放的民族观。

在袁腾飞的历史观里,只有中华意识,遵从中华文化道统的一切朝代都是中华文明的天然承继者。这就如同“美国梦”映照着美国所有的欧裔、非裔、亚裔人民一样,不会有人问,这是谁的美国。

袁腾飞的历史观是人性的。所以袁腾飞最喜欢的古代王朝是宋朝。不是唐朝,不是汉朝,不是明朝,不是清朝。为什么武力孱弱,国土沦丧的宋朝是袁腾飞的最爱。因为袁腾飞的标准不是功利学和成功学的标准,不是称王称霸的标准,不是历史虚荣心的标准,是真正人性的标准。

什么是人性,儒家讲:仁义。宋朝的统治者在这方面做得好,能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能让那个时代的人民有更多的太平时日。所以袁腾飞的历史观是站在被统治者一边的。